

海口作家丛书

王蒙题



盛開的鮮花

主編 王子君

南海出版公司

盛开的鲜花

海口市女作者文学作品选

主编 王子君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5·海口

琼新登字 01 号

盛开的鲜花

主编 王子君

总 经 理 霍宝珍

责任编辑 张爱国
梁晓亮

封面设计 蒋才春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

海南琼海市教育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176 千字
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2000 册

ISBN 7—5442—0174—0/I·30

定价：14.00 元



责任编辑 张爱国

梁晓亮

封面设计 蒋才春

封面题字 谢 飞

目 录

小 说

张丽婷

背影..... 2

田 芳

女人是女人，男人是男人 19

韩芍夷

行轨变奏 55

苏和菇

一个浑浊了的渴望 91

王子君

红云..... 115

傅 洋

公费电话..... 134

进城..... 137

邹翠玲

小小说二题..... 139

散 文

王子君

午夜，收音机里的女人·····	144
倾听诉说·····	149
盛开的鲜花·····	155

陈 茉

桃花灿烂·····	160
风呢喃，雨叮咛·····	162
最后一朵玫瑰·····	165
细瓷儿·····	168

吴晓雅

鸟鸣·····	172
住在湖边·····	175
雀巢·····	178
四月·····	182

邱慧琳

永远的悔恨·····	185
女人身累，男人心累·····	189
丈夫的脾气·····	192
妈妈，你坏·····	194

菱 子

房子·····	196
CALL 机轶事·····	198
芳龄不再？·····	200

	等待.....	202
	家，太阳美丽的投影.....	204
寒 冰		
	生日欣逢权延赤.....	207
	深忧草.....	215
韩 芳 夷		
	我们是现代人.....	219
	吃西餐.....	221
傅 洋		
	春之歌.....	224
	雨中.....	226
	沉船.....	228
邹 翠 玲		
	也是童年的故事.....	230
	梦中的女儿.....	232
	何故留恋.....	234
	说女人.....	236
王 立 敏		
	女人味迷失何方？.....	239
	为郑义悲哀.....	241
张 丽 婷		
	姑姥姥的月亮.....	247
安 然		
	紫光.....	252
寒 雪		
	夫妻“情变”.....	257

同学情.....	260
伊 人	
往事如风.....	265
龙丁娇	
夏天来信.....	267

诗 歌

许燕影	
冬的意绪.....	270
四月.....	271
悼亡友.....	272
心韵是夜的百合.....	273
掩饰.....	274
断想.....	275
给你.....	276
风不再哭泣.....	278
今夜，我爱着.....	279
周赤艳	
心锁.....	280
恨.....	280
雪花之约.....	281
不署名的卡片.....	282
匆匆缘.....	283
菱 子	
梦.....	286

讲台·····	287
人生之旅·····	288
从前·····	289
倾斜的墙·····	290
傅 洋	
在同样一个世界里·····	291
春语·····	292
温柔的夜·····	293
诗绪·····	294
张丽婷	
半部红楼说寂寞·····	296
张海玲	
爱的寄语·····	301
刘 娜	
夜的风情·····	303
唯一·····	304
有一种声音·····	305
夕阳的回忆·····	306
喜爱孤独·····	306
后 记·····	308

小说卷

张丽婷

《海南通讯报》编辑

背 影

—

当阳台上一片惊叫声时，我刚好跨进教室。几个学生匆匆从门口奔出去，绝大部分学生都挤在阳台上。

“老师来了！”有个学生喊。让开了一条道，我走到阳台的水泥护栏前。两个女孩子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。我朝下望去——一具肮脏黑瘦的躯体，在那棵同样干瘦的槟榔树下，枕着一片垃圾，顶着溽热的太阳，畜生般的痉挛着，抽搐着，牙关咬紧后的两颊深陷，嘴角的白沫流到了脖颈里。

羊癫疯！是那个每日在校园垃圾桶里拾荒的汉子。

由于我的到来，阳台上很静。然而，隔着镂花护墙板的其他阳台上，都有一群学生在俯视还发出笑闹和怪叫声。

一块小石头不知从哪个阳台上跳下，落在汉子

的身上，引起一阵哄笑声。

这时，一阵说不出的悲哀袭击着我，没有什么比瞬时目睹人类被痛苦和鄙视戕害的惨状更悲哀的了。还有，这些放逐了恻隐仁慈麻木自私的“人之初”们！

“回去！快回教室去！”我气怒了。

上课铃响了。我木然站在讲台上。五十多颗脑袋都垂着。

是的，他们毕竟还是些孩子，新高一的大儿童，他们不是没有慈悲心，是那扇门老关着。

我打开了课本。

忽然，一声压抑不住的抽咽，从我的讲桌后传来。一颗茅草般乱蓬蓬的脑袋伏在桌子上，瘦瘦的肩膀急速地耸动着。

“曹京——”我轻轻叫了他一声。

他缓缓抬起头，稀稀的鼻涕粘在唇上，那双黑眼睛忧郁地望了我一眼，便垂下了头。

我想起，他是刚才唯一没去阳台上的人。

二

这是开学后的第一周。

这所中学是全岛招生，多数学生出自农场职工的家庭，能够从茅檐低小缺书少本的穷乡僻野考进这所学校的，都是各自家乡的小“文曲星”。

他们兴奋，他们也愁闷。他们穷。

第一天，我就认识了曹京。

我在讲台上用纯正的普通话自我介绍说：

“同学们好！我从北京来，我叫肖平——”

“咣”地一声，第一排的一张课桌突然与我的讲桌撞在一起，吃惊之余，我捕捉到一双惶恐激动亦卑琐的黑眼睛。他手忙脚乱地把桌子扶正，一边不时偷觑我。

那天，按照我的教学习惯，先开了朱自清的散文《荷塘月色》。我随便问大家：初中所学的朱自清的文章，最喜欢哪一篇？在先参差后一致的回答中，都说是《春》。再问为什么，说“语言优美”，说“很抒情”，说“比喻好”，说“催人向上”等等，还行，这些从泥屋竹寮里走出的孩子并不比城里的孩子差，我对走在我前面的那些乡村教师由衷地敬佩。只是学生们的普通话，像是牙关咬紧舌头僵硬听得我好费劲。我让大家一起背诵一段《春》的开头，断断续续的，背下来了：

“盼望着，盼望着，东风来了，春天的脚步近了……”教室里流淌出一汨润泽。

我垂眼扫视到那小黑孩儿，他竟紧闭着嘴，两眼呆望着我，一副小老头子样，我看他，他惶惶垂了头。

自读课文了，群蜂飞舞的声音漫过五十多个头顶，然而，黑眼睛不读，也不打开书，愣愣地坐着。我走到他跟前，他不安起来，两手夹在膝盖间，身子扭动着，清清的鼻涕水又将要流了下来。

我注意到他课桌下的一双光脚，那双再生塑料的凉鞋整整齐齐的卧在椅子底下。我不禁皱起眉头。

“把鞋穿上！”我很反感地呵斥他。他受惊似地站了起来，茫茫然。我又重复了一遍，他的一只赤脚惶惶地从椅子底下勾鞋，这时我听得曼妙的读书声没了，一阵踢踢沓沓的鞋底子声。

“以后不许光脚丫子上课，不许穿拖鞋进教室，学生应有学生的样子。”

教室里很静。许多只脚在桌下椅下不安地蠕动。我有些不忍，我知道他们是因为穷。

忽然，黑眼睛举起了手。

“我结（觉）得，《背影》更……更好……”

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这哪跟哪啊！教室后面有很轻的嘘声。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，使劲吸溜一下鼻涕，脖子梗子变得很蛮很硬，蹭地扭向窗户。我的思维停顿了几秒，没等说什么，黑眼睛头一垂坐下了。

朱自清的《背影》放在初中教材里，我一直都觉得不合适。那是篇“朝花夕拾”，沧桑厚重，不是这些少男少女的阅历所能体会到的。

然而，黑眼睛竟说他喜欢《背影》。尽管我马上肯定了他的发言，但那颗蓬乱的脑袋再没抬起过，他就是曹京。

三

第一周的当堂作文交上来了，是命题作文《我的家庭》。我是准备用这个办法同时了解一下学生的家庭状况成长环境。我强调不许更改题目，当堂完成。一周过后，作文阅毕，一篇本上不署名的作文引起我的注意，题目改了，成了《乡村故事》。我很恼火，但读完了，火也灭了。平心而论，这是篇很棒的作文，只是全文笼罩着一种说不出的氛围，荒凉、沉重，甚至宿命。你听听这四个小标题吧：《没有面孔的女人》、《木瓜小结籽》、《铜鼓擂不响》、《海莫哭》，四个否定投射出怪诞冷漠和失望，使我心情压抑。我惊赏文章的才情，也深深感到了不安，震惊。这哪像高一孩子写的？太苍老了；会不会是抄袭呢？可当堂作文下课便交的啊！

讲评作文时，我特意先褒后贬这篇作文，特别强调命题作文的训练对以后高考的重要性。

“谁是作者啊？”我微笑着问，目光从后往前搜寻。

然而，讲桌下缓缓长出一棵小槟榔。

他怯生生看了我一眼，又垂下头，清清的鼻涕水又流了出来。是他！

第二周的作文，曹京却交了一幅钢笔素描，很抽象，我看了半天，像是一个女人的背影。

我没再说什么。我在教务处认真翻看了曹京的

档案，但那是几张没多少价值的薄纸，只知道他家里父子二人，父亲是农场职工；还有就是他的中考成绩，数理化几乎满分，只是英语分差，语文分也不高。不知他在那么重要的考场上又折腾了一篇什么样的怪诞文章……

晚修下了，我和他留在了阳台上。我说了不少，他却一言未发，始终低头垂手，立正站好，鼻子吸吸溜溜。夜色温柔，蛙声响亮。阳台下那棵槟榔树铁叉般立在路边。我知道我遇上了一个卑琐又自尊、聪慧又愚执的极端的儿子；这种孩子亦可王侯，亦可贼寇，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和爱心。而且，看着他瘦小的身子，十五六岁比我十岁的儿子高不了多少，我的心不让我生气。于是，我的手从他那硬扎扎的头发上轻抚下去，落在他瘦小的肩上。轻轻叹口气，我告诉他这学期我不限制他的作文思路，愿写什么就写什么，只要真实；今天的事不想说也可以写出来给我。

“知道么，你的文笔很有才气，老师很喜欢。”我微笑着摩挲着他的双肩。

他那仿佛十二岁小男孩儿的身子颤栗了一下，飞快抬头瞅了我一眼，又急忙低了下去。那颤栗通过我的指尖刹那间浸润了我的心。我几次想问问他妈妈的情况，都欲言又止，听着他不时很响地吸溜一下鼻子，我可以凭着作了母亲的本能判定，他失去母爱已经很久了。

我们像娘儿俩似的从楼梯阴影中走了下来。

四

然而，我和这个儿子似的学生的缘分，能续下去吗？

课间。阳台上。一群女孩子簇拥着我。楼下槟榔树下又是那个拾荒汉子的背影。黑瘦的身子几乎扎进桶里，地上几个硕大的化肥袋子。白炽的阳光热烈地灼舔着那黝黑的光背。

阳台上的学生们弹猫斗狗，打闹嬉戏，曹京不再躲在角落里，而是悄悄站在距离我不远的护栏杆前。他默默望着槟榔树下的背影，侧面看他的轮廓，竟眉高鼻直唇角分明，特别是那双略带忧郁的黑眼睛，有着长而茂密的睫毛。如果不是那不时吸溜的鼻涕，该是很英俊的一个小男生呢。

我看着他，他看着那槟榔树下。他的第六感觉很灵敏，忽然惶惶地转过了身子，接着朝教室门口走去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那神情已变得很卑琐很黯然。

我很诧异他的变化，又怎么了？

突然，一声短促的哀叫。我忽地转过身，很快找到了声源：槟榔树下那个拾荒汉子手捂后脑勺缩起身子跪了下去；没等看清楚，又弹簧似地蹬直了身子，哐地一声，朝后重重倒了下去。接着便是四肢强搐，双眼紧闭，牙关咬紧。灼灼的烈日下，他嘴里挤出嘶嘶的声响，令人心悸。